

## 五、小屋中的親情

筑家寧

我的童年，在一間狹窄陳舊的日式小屋中度過。對一家七口來說，這間屋子的確是太小了。原先是一棟木造榻榻米的小屋，中間分割成為兩戶，七口人就塞在半棟屋子裡。雖然，由於改建，這棟木屋早已不復存在，它卻留給我一片最深刻、最珍貴的記憶。今天，我所擁有的一切，都是從這個小屋開端的。

那是個刻苦艱辛的時代。父親為了扶養五個孩子，必須到外地工作，長年不在家。家中的大小事情，都賴母親承擔。母親的青春歲月就這樣奉獻在五個孩子身上了，他身兼慈母和嚴父的雙倍任務，一直到現在才能真正體會他肩上擔子的沉重，但他都能堅強的、平穩的帶著我們度過了。

小學畢業那年，考到北投的復興中學，當時的北投，還是個偏僻的小鎮，由台北過去，得乘火車。因此，每天一早，天還沒亮母親就把我拉起床，稀飯、醬瓜的早點已擺好，母親費力的吹涼那碗粥，好讓我能下口。時間來不及時，我一面匆忙整理書包，他便俯下身來幫我穿襪子、繫鞋帶。也就是這樣，一直到初中，我還不太會繫鞋帶，也不怎麼會分左右腳。

寒冬裡，兄弟們總躲避洗澡。母親每次端了一盆熱水，嚴厲的命令我們坐在小板凳上，一個一個的為我們洗腳。腳泡在熱水裡，母親的手頓時感到無比的溫馨，那種感覺，由他的雙手灌注我的雙腳，再漫布到全身。

那個年代，生火不大易。母親在小院裡拼命的煽火苗，點燃中間有許多洞的煤球，弄得渾身是煙灰，眼也燻紅了，燻出了眼淚，這就是母親生活的一部份。

也許，這些事很平常，然而對我而言確具有無比的意義。在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呵護下成長，使我不敢學壞，使我懂得把這份愛轉給周圍的人，轉給社會，藉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。

### 十三、叮噹小精靈

陳淑貞

豆豆是隻奇怪的精靈，她有兩隻尖尖長長的耳朵，這是她和其他精靈不同的地方，只有妖精才會有兩隻像豆豆一樣的耳朵，可是妖精不會說話，妖精只會用恐怖的笑聲嚇醒正在沈睡的嬰孩，或是在田野上刮起大風，把農夫的帽子吹得半天高；精靈就不一樣了，當炙熱的太陽使大地曬得發燙的時候，精靈會為農夫們輕輕地揚起一陣涼爽的微風。他們的笑聲，像遠方的教堂傳來的鐘聲，叮叮噹噹的，豆豆也有這種美麗的聲音，她笑起來的時候，聲音像風吹動風鈴般，清脆的傳出喉嚨，隨著風飄散在原野的每個角落，人們總是以為聽見了天使的歌聲，輕輕的合起雙掌，感謝上天的神蹟。

大部份的時間，豆豆是隻快樂的精靈。每天做一件為人們減輕痛苦，或讓哀傷的人感覺溫暖的工作，使得豆豆覺得自己是非常重要的，「瞧！如果沒有我，不知道誰來拯救這些可憐的人們呢！」喏！豆豆又在向精靈們說著自己的豐功偉績，老精靈們雖然心裡知道豆豆其實頑皮得很，可是口頭上總是會稱讚兩句，豆豆就喜歡聽見別人說她好，可以讓她高興個好幾天呢！如果有讓豆豆無法快樂的理由，那麼一定就是那對尖尖長長的耳朵了，「為什麼我有對像妖精的耳朵，我是隻好精靈，不是嗎？」這是她常向人問起的一句話，每當豆豆做完一件精靈該做的善事時，總是不忘再向別人證明除了那對耳朵之外，自己真的是隻好精靈；事實上，豆豆有三次偷偷拔掉貓咪的鬚鬚，五次撞翻了街上的垃圾桶，還故意把一隻老狗弄到屋頂，這些事都被清楚的記錄起來，也許連豆豆自己都不知道。精靈是不能這樣惡作劇的，豆豆有些頑皮，也許就是有了那對妖精的耳朵。

「早安！」一個渾厚的嗓音在豆豆耳邊響著，「妳可以再睡一會，我們還沒到呢！」

清晨豆豆醒來，發現自己已經高高的飛在雲端，豆豆緊緊的抓住東風的鬚鬚，他們飛得很高，那些樹林、草原、河流、海洋，看下去很小，彷彿是一幅五彩大地圖。

「你要載我到那裡去呢？我要被趕走了嗎！老精靈們果然是不喜歡我的，他們不要我了……都怪這兩隻耳朵！」豆豆懊惱的揪著兩隻耳朵說。

「唉！妳別這樣想！」東風說道：「妳是隻好精靈，不是嗎？不會為著有兩隻像妖精的耳朵而被趕走的，現在，我們得快些，否則到了晚上，妳會害怕的，抓緊囉！」

現在，他們飛得比剛才更快了，當他們掠過樹頂的時候，葉子和樹枝都被吹得沙沙作響；海面上也捲起白白的浪花。

## 十五、走進弟弟山

林芳萍

三月的一個下午，我跟著爸媽走進了一座陌生的山裡。

這座山，雖然和阿媽家村子外圍的那幾座山手牽手，排排站，但是我從不曾來過，只有站在阿媽家的土坡上，用眼睛遠遠眺望過。

當我眯起眼，以指尖輕輕一點——一朵雲兒就會聽話的從山的這邊，飛去蓋住了山的那邊的頭頂。彷彿個兒一般高的兄弟倆，輪流共戴一頂白色絲絨帽！這時，看起來那麼遙遠的兩座山，卻變得那麼近了。

這是我一個人時，常變的魔術——用心和眼睛邀來雲兒和山兒陪我玩兒。但是這一次，我竟真的站在這座「弟弟山」的腳邊了，等爸爸把車子在樹林下停好，我就可以真正走進山裡，親近他了。

我抬頭看，「弟弟山」已經戴上一頂白雲帽在等待我。

山下的這片樹林很濃密，爸爸著實費了一番工夫，還將前輪壓在一條凸出地面的老樹根上，才勉強停好了車。

我往上走了幾步路，轉身看，爸爸的鐵灰色車子歪歪夾擠在一棵棵相思樹之間，好像一粒硬塞擠在巨人腳趾縫裡的小石子。

你不會很痛啊？我問「弟弟山」。

「弟弟山」沒有回答我，卻在山區彎彎的入口，下起了綿綿的春雨。

雨絲細細柔柔的飄著，像有人站在山頂上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鵝毛。落到身上先是一陣輕微的癢，再化成了沁涼。

我仰起臉，讓雨溼潤臉頰，也讓一顆被午後春陽鼓譟發酵的心，像一粒安靜的梅子，冰鎮在雨中。

我放慢了腳步，以腳跟為圓心，身體為半徑，用眼睛畫了個半圓，環看這座山中的景物。

也許是山高溼寒，黏滑的山壁像弧形的筆座，上面插滿了一株株葉美莖肥的蕨類，正沾潤著雨墨，書寫出它們豐沛的生命力；還有幾棵金狗毛蕨，從深的山谷裡長出來，在片片綠葉中，挺直了一根根沾滿細細金毛的捲曲幼葉，像是要擎天的拐杖，又像是回響在山谷中的一聲聲問號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這個時刻，我似乎明白了，天地間也存在著很多疑問，等待解答。

我默默走著，聽微風中爸媽交談的對話，試著自己找出答案。